

責任編輯：馮金泉



▲香港藝術館館長(中國文物)李穎莊(左起)、大英博物館希臘與羅馬展務部部長亞歷珊卓·維林及大英博物館副總監安德魯·柏奈特介紹展覽詳情 本報攝

【本報訊】記者洪捷報道：中國人正在歡天喜地迎接龍精虎猛的龍年，英國基督教在古代理視龍為魔鬼，這並非文化衝突，而是生活在地球上不同地方、不同時間、不同文明的人各自對珍禽異獸，想像出不同的象徵與寓意。香港藝術館昨日開幕的「神禽異獸——大英博物館藏珍展」，展出一百七十多項以神禽異獸為主題的不同年代文物。

展覽分九個部分介紹世界各地對神獸的理解、幻想與寄託，除中國的龍鳳，還有古埃及的獅身人面獸、歐洲的獨角獸、希臘或英國的鷹頭獅身、伊朗的鳥身女妖、意大利的海妖、日本的天狗、非洲的雙頭大神，甚至美人魚、殺人鯨等，令觀者大開眼界。展覽即日起至四月十一日在香港藝術館二樓專題廳舉行。

▲花崗閃長岩石像《獅首女神塞克邁特》，約公元前一三九〇至公元前一三五二，原樹立在埃及的聖殿內，相傳塞克邁特女神會帶來瘟疫與疾病，要好好供奉，才能避免災害 本報攝

小公園

大埔馬屎洲，不是一個吸引人的郊遊地方，首先，當然是它的名字，很多人一聽皺眉，轉眼就忘記。

然後是它的位置，馬屎洲鄰近大埔市區，從三門仔過去，要經過一個連島沙洲，潮漲時，沙洲會被淹過，過不去，回不來，有被困小島的危險。而且，往馬屎洲的路上，要跨過一座小山，是原居民的風水寶地，四處是墳，背山面海，延綿不絕。對一些想得太多的朋友而言，這是絕對不能踏足之地。

馬屎洲是地質公園的一部分，未聽過嗎？當然有原因，乃因為馬屎洲的地質與石頭，不是那種激動人心的景致；它叫你觀察的，都是很細微的東西，如石頭上的石英脈、古老的褐色粉砂岩或泥岩。很多人瞬間喪失興趣，畢竟，要學會分辨這塊是二億年前的石頭，再嘗試欣賞石頭的紋理與顏色變化，多少需要一點耐性，還要與石頭有點緣分。

馬屎洲並沒有大字宣傳自己是「地質公園」，路牌只見「馬屎洲特別地區」，低調得很，看來是為免給遊人太大期望。也許，正由於它這麼近、那麼遠，遊人甚稀。冬日的一個清朗下午，微寒的海岸，聽輕瀟瀟與石頭低語；每塊石頭，在告訴你二億年來的往事。對石頭沒有感覺？也就沿馬屎洲的平坦灘岸，靜看水波不興的吐露港內海，什麼石英岩塑性岩赤鐵礦，又有何干。

我們是在電視機前長大的一代，而今天的孩子，則是在電腦前長大的一代。兩個年輕母親正在餵食坐在嬰兒床上的孩子，我留意到那些孩子人手一部，正在觸摸屏幕上的螢幕，玩得全神貫注，一面玩一面笑。

回家難 內地開放改革以來，每到農曆新年，幾億人就忙著南來北往往家鄉。今年鐵道系統施行票價改革，但仍有不少票源流出讓黃牛，但仍有不少票源流出讓黃牛，但仍有不少票源流出讓黃牛。

回顧成立三十年發展之路 深圳攝影學會辦作品展

【本報訊】記者薛鈞文深圳報道：「深圳攝影學會成立三十周年精品展」正在深圳美術館舉行。來自深圳攝影學會的七十一名專業攝影師展出二百二十餘幅代表作。展覽分為「一九七八年以前：一個時代一個攝影師」、「一九八一至一九九〇：影像升騰 蓄勢待發」、「一九九一至二〇〇〇：厚積薄發 空前活躍」、「二〇〇一至二〇一〇：讀圖時代 走向世界」四個部分，以時間順序回顧深圳攝影學會三十年的發展之路，展示深圳攝影師三十年間的優秀作品。

71名攝影師參展 深圳攝影協會會長何焯友表示，在過去的三十年，深圳的攝影師們走過了一條艱巨而輝煌的道路。成立之初的深圳攝影學會裝備簡陋、力量薄弱，經過探索才走出一條自力更生、以文養文的道路。

三十年來，深圳攝影學會通過組織一系列群眾性攝影培訓、採風創作和舉辦展覽、影賽等活動，使深圳攝影人才隊伍蓬勃壯大，深圳攝影創作空前活躍，並取得理想成績。會長何焯友被國際攝影藝術聯合會授予「傑出貢獻獎」、「銀質獎」和「E-FIAP獎」；學會主辦刊物《現代攝影》成為獨立於主流攝影媒體的一本「前衛攝影啟蒙讀物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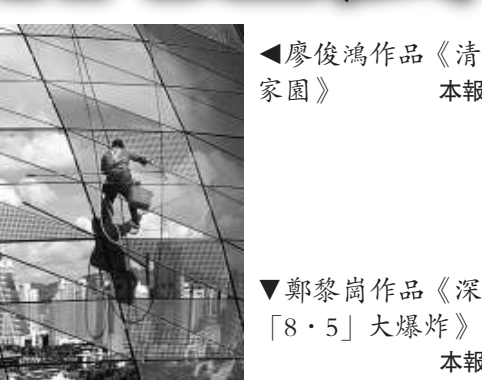


▲廖俊鴻作品《清潔家園》 本報攝

著名作家、影視製作人鄧康延說：「我們要為城中記錄者致敬，為被記錄者和觀摩者致敬，它展示的是一個城市的影集，不論原住民、新移民或旅行者，深度翻閱都會看到自己的影子。」

書畫篆刻藝術亮相城大

【本報訊】書畫篆刻藝術家廖亞輝、廖富翔、張有鑄應邀參加城市大學邵逸夫圖書館舉辦的「墨痕·心印」中國書畫篆刻展。展出了三名藝術家的書畫篆刻作品五十餘件，為「城大」校園增添了一抹清新古韻。



▼鄭黎崗作品《深圳「8·5」大爆炸》 本報攝



▲黃京的攝影作品《視覺的純粹》，以青年人特有的銳利觸覺與前衛意識，奪得二〇一〇—一〇一〇最佳新人獎。

安持老人再傳弟子，其篆刻作品既有秦漢遺風，蒼潤古樸，又能糅合繪畫技巧於印章，別具一格。是次展出三位藝術家書畫篆刻作品，題材風格各不相同，匯聚了書法、繪畫、篆刻三種藝術表現形式。

小公園

鳥屎洲 雲家洛

大埔馬屎洲，不是一個吸引人的郊遊地方，首先，當然是它的名字，很多人一聽皺眉，轉眼就忘記。

然後是它的位置，馬屎洲鄰近大埔市區，從三門仔過去，要經過一個連島沙洲，潮漲時，沙洲會被淹過，過不去，回不來，有被困小島的危險。

馬屎洲是地質公園的一部分，未聽過嗎？當然有原因，乃因為馬屎洲的地質與石頭，不是那種激動人心的景致；它叫你觀察的，都是很細微的東西。

我們是在電視機前長大的一代，而今天的孩子，則是在電腦前長大的一代。兩個年輕母親正在餵食坐在嬰兒床上的孩子。

回家難 內地開放改革以來，每到農曆新年，幾億人就忙著南來北往往家鄉。今年鐵道系統施行票價改革，但仍有不少票源流出讓黃牛。

小兒這一招 阿濃

讀葉特生兄《後生可怕》一文，深有同感。吾家附近有商場，我是常客。見各族裔小兒，由一歲到四五歲，不論何種膚色，說什麼母語，都懂得用一招來與大人「鬥」。

一類來硬的，大聲啼哭，殺豬般叫。目的就是引起周遭注意甚至厭惡，這就造成大人的心理壓力，勉強依了他，以求擺脫尷尬處境。

每見超市收銀處附近貨架上放置糖果，那是大人與小孩和平協商的緩衝劑，你們扭扭計計要買的東西太貴，不買了。就買包糖給你吧。

我們是在電視機前長大的一代，而今天的孩子，則是在電腦前長大的一代。兩個年輕母親正在餵食坐在嬰兒床上的孩子。

回家難 內地開放改革以來，每到農曆新年，幾億人就忙著南來北往往家鄉。今年鐵道系統施行票價改革，但仍有不少票源流出讓黃牛。

老情人效應 王渝

逛了一下午的街回到家，我很想跟別人說話。沛然卻一個勁地兩眼發直盯着電視上的球賽。

這通電話掛上後，沛然球賽不看了，滿臉關切地問：「這次真的是你老情人了？那天晚上他又燒飯，又特別體貼。」

我很喜歡「胭脂紅」這個名字，它的樣子又跟名字一般美麗。那是種粉红色的榴品種，個子小巧秀氣，本身是淡粉红色的，假如熟了，就帶着粉紅，越熟粉紅色越深。

忽然發覺 黃子程

人活到這個年紀，忽然覺得身邊連一個可以直言心事的朋友也沒有了。也許大家都長大到一個頑固如石的地步，可以說思想太熟，已經不再有什麼需要別人來指點的地方。

其實，這是很可悲哀的，原來，每一個人每一分鐘都在變，誰說思想、意識一定江山不改？我看，要墮落，一年半載，從一個完美者可以淪為墮落者，這並非不可能的事。

斑馬線優先權 關平

看上海電視新聞的花架報道，福州市有個老外，看見道路的斑馬線（內地叫人行道）交通混亂，就算有行人橫過，一般司機還是照樣把車子開過去。

我問過領了駕駛執照的同事，大家都承認，其實內地的交通規則與外地大同小異，行人使用斑馬線是有優先權的，汽車在斑馬線上把路人撞倒，處罰得特別重。